

敬禮上師：

一時，尊者密勒日巴在蒙境的尼香山之嘎打雅山洞處禁語修行，心入流水三昧。一天，尼香地區的獵人們來到山洞的附近，看見尊者不言不語以密宗的特殊姿勢，兀然坐定。他們不覺害怕起來，一陣衝動，羣向尊者射出了許多毒箭。但都未射中，他們隨即準備把尊者丟下懸崖。但費盡力氣，也不能搬動尊者的身體絲毫。於是他們就用大批樹枝木柴圍繞尊者，放火燃燒，却不能損及尊者一毛。最後，他們挖開尊者所坐的土地，大家連座位帶土石一起抬到懸崖的邊緣①，把尊者拋了下去。山崖下面原有一條洶湧的河流；尊者跌坐的身體在下墜將及水面之時，忽然停住，未沾水面。旋即緩緩由河中心向上升起，直飛峭崖之上，又回返到原來坐的地方。仍是一言不發的默然坐定。獵人都驚奇畏懼萬分，趕緊逃走。一路大聲談論山洞中的那個怪人。獵士金剛護聽見他們的談話就對他們說道：「那就是馳名西藏的善巧瑜伽士密勒日巴。他也是我的師傅。你們所說的這些神蹟，正證明他是一個大成就者，他甚至能使畜牲也會聽聞佛法。」於是就對他們把自己的獵犬和黑鹿的故事，以及他自己如何廻心學佛的經過向獵人們講述了一番。獵人們都對尊者生起淨信恭敬之心。

因為這件事，尊者的盛名在尼泊爾各境不脛而走，成爲家喻戶曉的人物了。

此時耶雍和可孔地區的國王，聞聽尊者的事蹟後，對尊者心生淨信，仰慕不已。一天，聖救度母②忽然現身對國王說道：「在你的庫藏中有兩件物品：一是產自嘎西嘎的布疋，一是阿汝惹萬靈藥。你應把這兩件東西送給一位西藏的大瑜伽士。他乃已經證得十地的大菩薩，現在正住在尼泊爾境的北方山區尼香古打的山洞中，你把這兩件東西供養他，將來會有重大的意義的。」

國王得到度母的授記指示後，就派遣一個通曉藏語的使者前來探視。他找到了尊者，也見到尊者完全捨棄今生一切的真實苦行；心生驚訝，嘆爲稀有，信心油然而生，自忖道：「十之八九這就是密勒日巴了。但我還要確定一下。」就向尊者問道：「師傅啊！您的大名怎樣稱呼？您一點食物都沒有，難道不痛苦嗎？您這樣一無所有，究竟有何用處呢？」

尊者答道：「我就是西藏的瑜伽士密勒日巴。我沒有資財却並無痛苦的理由是這樣的。聽我歌來：

敬禮至尊諸上師。

密勒日巴是我名，如今不欲資財故，無需求財費周章；初則無有集財苦，  
次亦無有護財苦，終離貪著難捨苦，無諸牽掛心安樂。如今不欲親眷故，  
心無喜懼離情牽；初無心羈纏繞苦，次無口角爭吵苦，終無生離死別故，  
無喜無憂心安樂。如今不欲名聞故，無需多方求美譽；初無費力掙取苦，  
次無拚命維護苦，終無心懼毀壞苦，如今不欲鄉園故，初無執着家園苦；  
不求住所有定居；次無貪戀自鄉苦，終無奉承逢迎苦。

住無定處心安樂。」

使臣懷着對尊者的淨信回來覲見國王，將尊者的一切詳情稟告後，國王亦不禁對尊者生起了恭敬信心，就對使者說道：「你去試試看能否迎請密勒日巴來。他如果不肯來，就把這兩件東西送給他。」說着就把嘎西嘎布和阿汝惹萬靈藥交給使者，令渠前往。

使者來到尊者處啓稟道：「可孔和耶雍的國王<sup>③</sup>恭請您這位西藏的大瑜伽士到他國中去，務懇應允，起駕前往。」

尊者道：「一般說來我是不會住在城鎮裏去酬應世人的。特別是對國王或貴族，更是不屑於去逢迎應酬。我也無需任何精美的飲食和享用。修行人受凍餓而死的話尚未聽說過<sup>④</sup>。我要遵守羅札馬爾巴上師的囑咐在山間修行，所以不想到貴國去。你自己回去吧！」

使者說道：「一個大國王召喚一個瑜伽士的時候，那瑜伽士還不連蹦帶跳的去應召嗎？」

尊者道：「我本人就是個大轉輪聖王，天下再沒有比我更快樂或威力更大的國王了。」

使者道：「轉輪聖王具足七種勝寶。你若是轉輪聖王就必定富有的，現在就請你把七種勝寶拿出來看看！」

尊者道：「你們這些世間上的國王大臣，若能像我的臣屬一般的去修行，亦能得到勝王之位具足財寶和威力。聽我歌來：

貪著欲樂汝王臣，若効密勒臣民行，今生來世皆快樂。

密勒臣屬今畧說：

智慧是我摩尼寶，能滿自他一切願。

能作端美之莊嚴。靜慮爲我宰相寶，能聚福慧二資糧。

知耻爲我巨象寶，能荷佛法之重擔。

載人能至無我境。聞思爲我將軍寶，能毀邪見暴敵軍。

汝若具有此臣屬，必獲王德與美譽，常勝一切諸逆緣。

恆行十善降雨露。普願如母衆有情，皆遵此教而行持。」

使者道：「您說的都是佛法的話，非常稀有。您既然決意不肯前去。就請收下我們國王供養您的兩件東西，一是嘎西嘎布，

一是阿汝惹萬靈藥。」

尊者就收下二物爲國王廻向發願一番。

此時惹琼巴和顯恭惹巴正前來迎請尊者，到處探詢尊者的踪跡。在尼香地區他倆遇見幾個當地和尼泊爾的強盜，強盜們正擬搶奪，他倆說道：「我們只是兩個瑜伽士，請不要這樣！」強盜們說道：「哼！瑜伽士！只有密勒日巴才能算是真正的瑜伽士；武器毒箭不能傷，火不能燒，水不能淹，推下懸崖能自己飄上來！可孔的國王來迎請，他也不去！」他倆道：「我們正是來迎請他老人家的，請告訴我們他現在何處！」

強盜們聽說他倆是來迎請尊者的，就帶路引他倆來到尊者的洞前。他倆看見尊者身披嘎西嘎布，安祥而坐。在前面一塊石板上却放置着阿汝惹藥。

兩個惹巴弟子就齊向尊者恭敬頂禮問候尊者健康是否安好，心情是否愉快？

尊者說道：「我很好，也很快樂。我的快樂是這樣的：於此百花叢生處，千樹羣列競作舞，衆鳥喧嘩齊歌唱，

猿猴嬉戲樂奔躍，於此寂靜善妙地，獨居修禪甚快樂。

觀師住頂甚安樂，拙火暖蒸熾然樂，八法幻化解脫樂，

夢昧迷亂自淨樂，光明驅散無明樂，不修轉識<sup>⑤</sup>成佛樂，

通達中有境界樂，無漏大樂法性樂，具此衆樂汝老父，

品嚐山泉之甘味，常嚼野菓之鮮甜。細思此情必解會，

何以密勒樂怡怡！

汝等途中遇匪耶？若遇匪奪應正思：此皆前世業報果，

若無財物敵亦無。子兮！切莫積資財！能伏自心無怨敵。是的快樂，和解脫一切敵怨。所以我倆今天要前來迎請您。像您

這樣的大成就者實在不必專住茅蓬，請回到西藏內地去作利生的事業吧！」

尊者說道：「在崖洞中修行，本身即是作利益衆生之事！我

可以回西藏去，但你們要知道我一直在山中獨居修行並非是錯誤的。我這樣做是爲了遵守上師的吩咐以報師恩。再說，瑜伽之地、道、功德亦皆由山居修行而來。縱然有很好的覺證暖相，亦應時常居住在無人的山中。因爲瑜伽行者的本性和宗風原應是如此的。所以你們也應該住在山中嚴格的閉關修行。」隨卽歌道：

「上師深恩未酬報，法界有情無有盡，爲報上師衆生恩，

終生修持盡我心。此豈吾師有所需？」

北原野馬具白喙，雖逢死險不低頭。

其獸天性本如是！南方猛虎慣肉食，

此豈矯揉假造作？雖死不食己類肉，

極寒不離雪山去，此豈山獅無地往？

東方鳥王大鷲鵬，鼓翅翩倏振飛翔，

鳥王之道本如是！西方山獅身白色，

此非沽名思美譽，此豈山獅無地往？

密勒修行具恆毅，謹嚴閉關依囑修，

此非心求居人上，此非無事求消遣，

惹瓈巴說道：「尊者的訓示自當銘記於心。您一向是不大適應世人的。這塊精美的布和阿惹汝藥是誰供養您的啊？」

尊者道：「這是一位國王送給我的。」隨卽歌道：

「耶雍、可孔之國主，法王菩薩人中尊。」

尊者道：「這是一位國王送給我的。」隨卽歌道：

「我懼無常未前往，國王供我二禮物，

一爲上好白棉布，能作阿寫<sup>(6)</sup>拙火伴，一爲阿汝萬靈藥，

能除四大各疾病，以此因緣其國民，七年之內免蒙疾。」

兩個惹巴同時啓稟道：「不是爲了世間八法而是爲了修行的

緣故，請您慈悲應允回去。此番回藏亦可多作利生的事業。」在

二人殷重的懇求下。尊者回到西藏，於拉息去朵的巖淵洞內靜修。

此時山神長壽女屢次伺機前來侵擾尊者。一次她來時看見尊

者於黃金林中受用賤種之女；尊者於水銀鏡中見到長壽女的身形，因此她隱身消失於空中<sup>(7)</sup>。此後尊者於羅瓈谷中靜修時，長壽

女又前來侵擾，她看見尊者騎著一個獅子，身上塗滿了大灰<sup>(8)</sup>和硃砂，頭戴花冠，身著日月衫，手執傘幢，向她行近。她的行踪既被發現，未能得逞，身形瞬即消失於空中。

這是尊者在蒙境靜居時，可孔國王來迎請和獻上供養的故事，以及長壽女前來侵擾未果的略記。

### 註解

①

藏文典籍在述事時，通常皆有儘量簡畧之趨勢，可能與中國古時一樣爲了省紙的緣故，因此就發生了許多文義不清楚的毛病。第一

是文句的主詞（Subject）常常省畧，故弄不清主詞究竟何指。第二

二是省畧太過，以致交代不清。例如此處，衆獵人最初不能推動

尊者身體絲毫，現在何以就能推動尊者的身體擲之下崖呢？雖然

也可以說只要尊者願讓他們搬動時，他們就可搬動，但總不如由

獵人們另出主張較合適，因此譯者憑自己的臆想加上這一句話。

聖救度母——或簡稱度母，爲觀音菩薩見衆生苦，悲淚不禁，淚

珠積聚變成度母之像。通傳有廿一尊，其中以綠色及白色二尊度

母流傳最廣，其實度母即觀音之一種應身也。觀音菩薩本亦男像

，中國後來普遍流傳的白衣觀音成爲女像，與藏傳度母之情形一

樣，蓋以母性表慈悲乃一自然之趨勢也。

原文爲法王，但不能確定尼泊爾當時是否如西藏之政教合一而名

爲法王（Chas·Gyis·rGyal·Po）。可能不是。此處之法

王大概只是說國王篤信佛教耳，故譯爲國王。

此句及下句原文極簡，又極端難解。可能譯爲：「修行人要不懼凍餓

而死，並非只是一句空語。」下句可能原書抄寫有錯誤，此處省畧。

不修轉識成佛樂——轉識法（hPo·Wa）爲六種成就法之一，爲

密乘行者在得到心氣自在之後，隨時能以自力遷移心識他往，或

往生淨土，或投生別處而得生死自在也。轉識之主要作用還是往

生淨土。故爲密乘之淨土法。此處密勒所言爲：已經能卽身成佛

，不必另求往生，故爲一樂也。

阿寫——卽臍下拙火或憤怒母之異名。

此段因藏文太簡，主賓詞不清楚，只有順故事及文義來猜想，尊

者於黃金林中受用賤種之女……等，大概係尊者所變之幻像用以

攝伏長壽女者。

大灰——死屍燒盡之灰，用以塗身，而增強生死不懼，生死平等而趣入無礙之境地；爲古代密乘行者所常使用者，以後則用之甚少矣。